



正月里剃了头

◎徐善景

那时我才上小学。过完年没多久,我的头发已盖住了耳朵。娘说:“个子不见长,头发长得挺快,过年好吃的都用头发上了?”

小时时娘才带我理过一次发,还没多少天,就长这么长,我也不知道咋回事。在家娘说我,到了学校,有一个同学也笑我,说我的头发竖得高高的,像疯子。正是在意外貌的年纪,我就跟他打了起来。因为是我先动手,老师狠狠地批评了我。

放学了,我无精打采地走出学校,任由小舅喊我拉我,就是不理他。

小舅比我大两岁,却只比我高一级,学习成绩也没我好。虽然平时遇事他总护着我,但我觉得他学习不好,不想多跟他玩。

“哪个兔崽子欺负你了,我去替你出气。”

我狠狠地瞪了他一眼:“少管我的事!”

“那哪成呀,我是你舅,你的事就是我的事!”小舅很有长辈风范地说道,“要不,我带你去把头发剪短?”

我一听就乐了:“都说正月剃头死舅舅,你不怕死吗?”

“我不怕,只要没人嘲笑你,死就死了吧,谁让我是你舅呢!”小舅拍着胸脯向我保证起来。我突然觉得小舅不那么讨厌了。

理发店的门开着,理发的老王头正坐在煤炉前烤火。看见我们进来,他笑着问我们干什么。小舅理直气壮地说:“来这当然是理发了。快来给他的头发剪短点儿。”

“正月不让剃头,你这当舅的不知道?”老王头质疑地问道。

“我知道,没事,我不怕,你赶紧剪吧!别怕不给你钱,我姐给我的压岁钱在这儿。”

老王头没再吭声,给我戴上围布,拿起家伙什剪起来。剪到一半时,我突然哭了起来,因为我害怕剪完后小舅真就死了。哭着哭着,我扯掉身上的围布,起身就往家里跑,小舅一路都没追上我。

到家后,娘看着我理了一半的头,再看着追进家门的小舅,气得非要打我不可。小舅上前拦住了:“姐,是我带他去理发的,别打他。”

弄清原因后,爹叹了口气说:“都这样了,去剪完吧。”

转眼间快五十个新年过去了,身体硬朗的小舅一直都是我的“保护神”。每当谈及此事,他都会得意地说:“啥‘正月剃头死舅舅’,全是胡说的迷信话!”

真朋友

◎程刚

去办事,在路口停车的时候,遇到了烦心事——外卖小哥的电动车刮了我的车,划痕还挺长的,他是全责,要赔我700块钱。

小哥倒是很爽快,直接用微信把钱给了我。但能看出来,他是非常难过和懊悔的。毕竟,这是他风里来雨里去的汗水钱。

其实我心里也不好受,因为我经历过创业的艰辛,也体会过在这个城市里,一分一毛攒钱过日子的生活。所以,在与他协商的时候,我也没多要,毕竟我的车不是啥好车。只是,我并不具备让他直接走、不用赔钱的条件,我也依然在为生活努力奔波。

修车的时候找了熟人,最后只花了600元。我突然想起小哥那懊悔的表情,联想到了我曾经遭遇的无助,便想把多余的100元退给他。我很快便用微信找到了他,把钱转了过去。他之后竟来到我的门市点,向我表达了感

谢,但说这个钱不能收回,因为他是全责,即便是车修好了,对车也已经造成了损伤。

我和小哥聊了起来。巧的是,他租住的地方离我这里并不远,骑电动车10多分钟就到了。我们聊得很投机,也算认识了。

有一天,我带着工友加班干活到深夜,大家还没有吃饭。工友们想吃饺子,我便拿出手机点外卖。可打了几家外卖的电话,都说离得远不送了。

工友们的确很辛苦,这个小小的要求我是要满足的。我便想到了那个厚道的外卖小哥,不知道他能不能帮个忙,试着给他发去了求助微信。没想到,小哥秒回,说一会儿就帮我送过来。果不其然,半个小时后,我们刚刚收拾完,他便把饺子送过来了。

后来,有好多次我们加班晚了,我都是麻烦这个小哥给我们送吃的。无论多晚,他都能买到,而且价

格经济实惠。我们关系越处越好,成了朋友。

有一天,我们刚收工,下起了大雨,买好的食物忘记拿进屋里去,都浇得没法吃了。我再次拨通了小哥的电话。他说:“哥,外面的雨也挺大了,我的车刚开始充电。这样吧,你有车,不如你们到我住的地方来,我给你们再做几个菜,咋样?”

我当即就同意了,便带着大家来到了他租住的地方。房间里布置得很简单,一台电视机、一个冰柜、一张沙发,里屋有一张床。帮小哥拿东西时,才发现冰柜里有速冻饺子、鸡排、香肠等,而这些,都是我们平时点得比较频繁的。小哥摸着自己的头,对我说:“哥,你们点东西太晚了,外卖有时订不上,我就自己储备了一些,这样不管多晚,你们都能吃上。”

那一刻,我的眼里含着泪花。我承认,是他为我们屯的东西,撞上了我心灵最脆弱的地方。但我想,这个朋友,应该是我一辈子的朋友了。



什么事没意义却有意思

◎陈旭东

我发现每晚跟老婆视频通话时,她总是很忙,休假回家后,跟她做了室友才知道,这家伙又迷上了抢红包。不过,我觉得这比熬夜打长牌要好。

眼巴巴地看着她在那里喜笑颜开的,我把头伸过去看她的手机,发现她同时在几个群里玩,自己还组织了一个群,成为群主,还制定了群规则,大意是每次发5元钱,分5个包,然后一群人抢,抢到最小红包的那个倒霉蛋就要发下一轮,哪个要是不守规矩就要被踢出群。你还别说,大家都挺守规则的。逢到哪个手气背的,会连发几个,然后发个倒霉碰碰的萌态表情出来,也是好玩。

群里的人大都熟悉,基本是附近村子里经常玩牌的牌友、她的闺蜜和不知从哪里拉来的一些同龄人,各行各业的人都有,在我们苏北农村,男人们大都出去打工,大部分女人都在家留守陪读,符合有时间抢红包的女人大有人在。这是个不容忽视的群落,她们的身份一般是附近工厂的普工、专职陪读的、做点小生意的、开小店的,里面没有白富美,也没有女精英,她们玩的游戏是打发无聊的时光、博取小确幸的小快乐,一个晚上拉扯下来,运气好

的,也许会在钱包里增加个10元钱,也许会赔掉,但都不至于伤筋动骨。在没有孩子或老公陪的那些日子里,用这种小惊喜、小沮丧调节着无数寂寞的夜晚。在她们生活中,时间永远不是个紧俏的东西,不是每个人都需争分夺秒怕辜负了时光的,她们不需职称、不需考试、不需读书,只需认识村里的乡亲,做些平凡而琐碎的家务,相夫教子,服侍老人。

终于有一天,老婆也把我拉进了她那个红包群。

农村的银行网点少,有些群友的电子钱包里钱没了,就叫别人代发,老婆就经常帮人家代发。过几天,那人来还现金,还捞一顿饭。老婆没工夫忙饭时,那些群友们就自己动手。因为这个游戏,又减少了现在人与人之间的淡漠和疏离,以至于我回家走亲戚,有人问起我是谁,我说某某的儿子,没人知道了,因为父亲已经去世多年;旁边有人说是某某的老公,哦!立马就知道了。老婆,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,变成了本地乡土名人。

年过完我又外出打工了,在早晨醒来后和在晚上临睡前,便会多看几眼那个红包群,有时就会看到老婆在里面忙着呢。这样的時候,我是心安的,说明她一个人已忙完了生活琐

事,吃过了一日三餐,诸事顺利。

有空的时候,我也参与抢红包,有时就跟老婆在一个五人组里,5块钱,一般两个人也能抢到两块左右,肥水不外流!逢老婆发红包时,她若发现剩下的一个红包是小金额了,便会以最快的私聊速度通知我不要抢了。想想也挺有意思的,这世上的游戏无聊的很多、有趣的不多,抢红包,竟然找到一种跟老婆志同道合、同病相怜的感觉,没有意义,但有意思。

手气不好时,连发几个红包,被老婆发榔头表情敲一下头,我住手了;见老婆玩疯了,深更半夜还没睡,我也发个衰老的女人婆头像警告她一下,不需说话,各自自觉,省去了被岁月耗尽了热情的虚情假意的问候。

过几天,老婆会把钱包的金额截图给我,显摆一下她的战果;我也会发个给她看看,证明我也是厉害的,并根据我这个工程师的分析和判断,传授她一些如何抢到大红包的技巧。日子,便在这种无聊中,拥有了一种新的度过方式。

可昨天晚上老婆不无沮丧地告诉我说,她的微信账号因为发红包太多了,涉嫌赌博,被封一个星期,唉!也真是的!

我也不知道,跟老婆之间像抢红包这样的和谐和融洽,会到哪一天为止。